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鋒劍春秋 第十五回 叔陽焚香請道友 天民作法擺陣圖

話說孫臏，將秦營眾將困在中間，一齊動手。殺得秦兵大敗，止剩百餘騎。章邯等一齊捨命奮力，殺出重圍去了。孫臏大得全勝，蒯文通已備筵慶賀，這且不表。卻說章邯敗進營盤，查點將士兵卒，傷授二千有餘。齊至始皇座前請罪。始皇怒道：「孤常說爾等，不宜輕動，不肯聽信良言。又往高山上請了三位道人前來。孤只道有些本領，足拿別夫，取了易州城，以報前恥。誰知不能取孫臏之勝，反被別夫殺得大敗，今又折損許多的人馬，爾等有何顏面來見孤家？」金子陵叩頭服罪。正言說著，只見三位道人轉上金頂大帳，參見秦皇。先前始皇見他三位道人到來，必下座迎接，攜手攬腕，今見他敗陣回來，就有些怠慢於他。略欠一欠身道：「真人請坐。」三位道人，似覺顏面無光。沒奈何，上前參見過了，然後坐下，始皇也不叫吃茶，也不傳官備飯，開言就問道：「真人上陣，勝負如何？」三位道者，只羞得面紅過耳，勉強答道：「王爺明知故問了，方才戰場上，大敗虧輸，豈無掠陣官來報一聲。只因孫臏神通廣大，貧道不能取勝，敗陣而回。還要改謀定計，報仇雪恨。」始皇冷笑道：「設甚麼謀，定甚麼計，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。孫臏詭計多端，真人焉能是他的對手，何苦損兵折將。依孤家金玉良言，真人請回古洞修煉，孤也收兵回國，倒是一個萬全之計。」黃叔陽聞言，只氣得三屍神暴跳，七孔內生煙，口尊：「王爺，不必煩惱，貧道與孫臏結下海樣深仇，雖然我的本領不如他，待我請一位道人前來，與他戰個高下。」吩咐速速把香案設起來。當駕官就把金頂爐瓶抬放營中，叔陽撩袍跪下，焚起信香，遠望萬花山下禮。只見陣陣香風，起在空中，直奔高山而去。

不言叔陽焚信香，拜請他的道友。且說萬花山大石洞，有一住老祖，姓魏道號天民。那日在三清大殿，正誦黃庭。偶然一陣信香，送進洞門，老祖拿住香頭，抓住香尾，往鼻上一聞，便知其情。暗想：「黃叔陽自己開了殺戒，為何又來扯我身染紅塵。若是閉門不管，難卻往日交情。不如下山一走，得盡朋友之義。」想罷，將經捲帶了，站起身來，即往後洞帶了幾件寶貝，隨身跨上梅花鹿，吩咐童兒好些看守洞門，我下山走走就來。囑畢，駕起祥雲，竟往易州而來。不一時到了秦營，收雲拔霧，落將下來，營門將官見是一位道者，便問：「道者何來？」魏天民道：「秦營的小校，煩你報將進去，就說萬花山萬花洞魏道人來見。」軍校不敢怠慢，飛報大帳駕前。始皇問道：「魏道者卻是何人？」黃叔陽大喜，答道：「是貧道的道兄，是一位大羅天仙。他今下山相助，何愁孫臏不滅。」始皇道：「既是天仙到來，吩咐大開營門，孤當親去迎接。」黃叔陽同朱、秦二道人，跟隨始皇出至營門，把天民接進，至金頂大帳坐下。始皇詳觀老道，貌古神清，仙風道骨，心中暗喜。茶罷，魏天民對叔陽道：「賢弟下山而來，與孫臏對陣，勝負如何？」叔陽淒然道：「若提起這別夫，令人怒髮衝冠。前者家兄在紅慈谷被他所害。弟今日下山報仇，險些又喪在他雙拐之下。不得已我焚信香，請兄長前來拔刀相助，懇兄大展經綸，與弟報仇，存歿均感。」魏天民聽罷，大怒道：「孫臏如此逞強，令人可惱。賢弟且請放心，那怕他神通廣大，管教目下傾生。」眾道人聞言，喜之不盡。始皇大悅道：「全仗真人妙用。」吩咐擺齋款待。一宿晚景無詞。

次日始皇升帳，忽有探馬來報：「蒙將軍在咸陽調兵，率領雄兵十萬，戰將千員，在營外候旨。」始皇聞報，乃大喜道：「既然蒙恬帶領傾國大馬而來，即傳御旨，急令宣來。」蒙恬領旨，進了大帳。參見已畢，奏道：「臣奉聖旨，至咸陽調取人馬十萬，名將八員，副將共有千員。」始皇大喜道：「來得正好，孤這裡人馬，被孫臏傷損大半，正在兵微將寡之時，今日救兵到了，孤又何憂矣。」傳旨宣眾將進來，眾將領旨進帳，山呼已畢，始皇舉目觀看，俱是棟樑之材，英雄之輩。傳旨「平身，可奏姓名上來。」八將叩頭說道：「臣英布、彭越、董霸、司馬欣、丁公、雍齒、魏豹、李實。」始皇聽罷，龍心大悅。傳旨賜宴接風，將八人點入營中安頓。

那魏天民、黃叔陽、朱惠珍、秦猛四位道人，同著金子陵上帳見駕。始皇賜坐，俱坐下。始皇寬容對四位道者道：「孤今日國中，新點到雄兵十萬，戰將八員，要指日踏平易州，借仗真人妙計良謀，捉拿孫臏，孤當感念大德。」魏天民望上進禮道：「龍意萬安，不是貧道誇口，若要捉拿孫臏，不用多少人馬埋伏，貧道些小法術，擺下一陣，任他大羅天仙，亦難出吾手了。」始皇大喜道：「真人要何鎮物，好著承值官預備。」魏天民道：「鎮物自然要用，王爺可差官在東方上搭一座高台，台高三丈六尺，按八卦之數。寬二丈四尺，按二十八宿。正中央戊己土方位，台前邊掘一個大深坑，寬闊每面一丈八尺，四面共七丈二尺，按七十二地煞之數。深一丈二尺，按十二個月令。坑前紅旗一面，上畫朱雀之體，坑後設皂旗一面，上畫玄武之神。坑左設青旗一面，上畫青龍之像。坑右設白旗一面，上畫白虎之形。法台左邊設白旗一面，法台右邊設青旗一面，法台後邊設七星旗一面，法台上邊用紅漆桌一張，擺列香花燈燭、白芨、硃砂、黃紙候用。又用泥塑一個孫臏本相，架拐騎牛，身穿豆青袍，魚皮靴，做成別夫模樣，只用七寸來長，預備三更天應用。挑選年力精壯大漢四十九名，各執紙旗一面，上寫著孫臏之魂。法台正東立一座門，名誅仙門，用黑犬四十九，黑雞四十九，黑牛四十九，黑馬四十九，孕婦一名，同牲口一齊宰了，埋在東門地下聽用作法。法台正西立一座門，名為斬仙門，也用黑犬、黑雞、黑牛、黑馬，數目一般，取童兒一名，同生靈一齊斬了，埋在西門地下，聽用作法。法台正南立一座門，名為戮仙門，也用黑雞、牛、犬、馬，數目一般，取童女一名，同生靈一齊宰了，埋在南門地下。法台正北立一座門，名為陷仙門，也用黑雞、犬、牛、馬，數目一般，取孤人一名，同生靈一齊宰了，埋在北門地下，聽用作法。再令人取黃沙一石八斗，法台聽用。四門之外，各安一營，任憑王爺選擇發兵，與貧道一齊同上。應用之物，快些預備，萬不可遲。」始皇道：「此陣何名？」魏天民道：「此為五行金沙誅仙陣，凡人入陣，頃刻而亡。大羅天仙，只用五夜，十八粒金沙打完，即化為濃血。雖他五遁三氣，也遁不出金沙之內。」

始皇聞言，龍心大悅。傳旨當值官，預備真人應用之物。速搭法台，以便作法行事。調遣王翳領兵三千，在法台東門安營；章邯領兵三千，西門安營；英布領兵三千，在南門安營；燕易領兵三千，在北門安營。調遣已畢，至黃昏時候，當值官啟奏：「法台俱已造完，各物齊備停當，特來繳旨。」始皇向魏天民拱手道：「法台諸物齊備，請真人行事。」天民道：「吩咐舀水來，排至案前伺候。請王爺淨了七竅，誠心降香，祝告天地。貧道先告過上蒼，然後好開殺戒，三更天行事。」始皇聞言，不敢怠慢，傳旨擺上香案，虛誠禮拜，祝告上蒼。拜罷平身歸座，魏天民並黃叔陽、朱、秦眾道者，俱各祝告，一齊候至三更時分。老道辭別始皇，出離營門，率領黃叔陽、秦猛、朱惠珍、金子陵四個老道人，一齊上了法台。

魏天民傳令台下四十九名軍漢：「各執紙旗望台上搖展。但聽台上叫孫臏二字，你們可齊聲答說來了。此為叫魂法，不可遲誤。」眾軍齊聲答應，俱各遵令。魏天民又令黃、朱、秦、金四位道者，在台上口中念起拘魂神咒。魏天民向懷中取出一個小小的盆子，名為裝仙盆，把泥塑的孫臏，拿在掌中，用白芨研開硃砂，畫一道符在泥塑的孫臏心坎上，裝在盆子內。面上又寫幾道靈符，點上香燭掐訣，遂即踏罡步鬥。黃、朱、秦、金四位道人，念動拘魂咒，一叫「孫臏來了？」法台下軍漢齊聲答應：「來了！」台上只管叫，台下用紙旗搖展，只管答應。魏天民化了一道靈符，緊念咒語七遍。只見半空中連響響亮，一顆星或起或落，要上要下的光景。老道用劍尖一指，喝聲道：「疾！」那顆星一落，就裝在盒內，變了泥胎。老道把盒蓋蓋上，用三道靈符封口，又念起真言咒語，焚化靈符。只見雲推霧擁，來了一位太白金星，在台前參見。魏天民道：「無事不敢褻瀆，有勞星主，在中央戊己土法台上看守，那個裝仙盒裡頭有孫臏的本命，煩星主用心主守。著有走脫孫臏，按天書聽眨。」老道又把這一個靈符焚化，掐訣，遂即踏罡步鬥，來了一位李天王，左手托住黃金塔，右手倒拖方天戟，落在台前，口稱：「真人有何法旨？」魏天民道：「無事不敢相召，煩勞尊神，若遇孫臏進陣，被我金沙打住，借尊神的黃金塔，壓住上面，不可放走孫臏。」李天王連連答應：「謹遵法旨。」老道又念咒語，焚化靈符，來了靈霄殿高元帥，頭挽雙髻，手仗青鋒，立在殿前，口稱「真人有何法旨？」天民道：「今煩尊神，若遇孫臏進陣，被我金沙打住，元帥可在誅仙坑正東青龍旗下鎮守，不許放走孫臏。」高元帥遵令，答應去了。老道又念

真言，將靈符焚化，來了靈霄殿王元帥，身騎狻猊，執昆吾劍，來至台前，躬身參見。天民道：「有勞元帥，在誅仙坑正西白虎旗下鎮守，不許放走孫臏。」王元帥答應，領令去了。老道又念咒語，焚化靈符，來了靈霄殿李元帥，形容古怪，面目猙獰，立在前聽令。天民道：「有勞元帥，在誅仙坑正南朱雀旗下鎮守，不許放走孫臏。」李元帥答應，領令去了。老道又念咒語，來了靈霄殿楊元帥，騎著狻猊，手舉三尖刀，立在前聽令。天民道：「奉請元帥，在誅仙坑正北玄武旗下鎮守，不許放走孫臏。」楊元帥答應，領令去了。天民請了王、高、李、楊四將，鎮守誅仙坑。調遣已畢，又取四道靈符，托在掌中，念起真言咒語，將靈符焚化。只見半空祥雲蕩蕩，殺氣蒙蒙，盔甲閃閃，兵器錚錚，四大天王，晃晃蕩蕩，齊降落台前。只見第一位天王，身高二丈四尺，臉如活蟹，發似金針，眼似銅鈴，手提青龍劍。第二位身高二丈六尺，赤發紅須，四個獠牙，手舉著混元傘。第三位身高二丈六尺，面白唇紅，白袍銀甲，手抱琵琶。第四位身長二丈四尺，皂袍黑甲，面如鑛鐵，身藏花狐貂。一齊厲聲說道：「真人有何法旨？」老道看見四天王來得兇惡，連忙躬身施禮道：「奉請天王，相煩各位在誅仙陣東南西北四門鎮守，若孫臏來打陣，許進不許出。若事畢，送天王歸位。」四天王答應，遵旨去了。

老道遂取出了四件寶貝，即對黃叔陽道：「道兄把我這誅仙劍，掛在正東誅仙門上。拿我這道靈符，等孫臏進陣之後，有人前來打陣，你把此靈符化了，那劍就起在空中，百步斬人首級，你便施展你的神通，率領東營兵將，追殺臨淄兵馬，不得有誤。」叔陽接了符劍，往東門去了。老道又對金子陵道：「道兄，我這口金鍾，掛在正南斬仙門上，拿我這道靈符，等孫臏進陣之後，把靈符化了，有人前來打陣救應，把金鍾上連敲三下，鐘聲響亮，來將一陣昏迷，自然跌下塵埃。你施你的神通，率領四營人馬，追殺臨淄兵馬，不得有誤。」子陵接了金鍾靈符，往西門行事。老道又對著秦猛道：「道兄，你把我這口玉磬，掛在正南戮仙門上，拿我這道靈符，等孫臏進陣之後，把靈符焚化，玉磬上連敲三下，磬響之後，不論仙凡俱昏迷倒地，你便仗著兵卒，帶領南營兵將追殺臨淄人馬，不可有誤。」秦猛接了符磬，往南門去了。老道又對朱惠珍道：「道兄，你把我這支攝魂旛，懸掛在正北陷仙門上，拿我這靈符，等孫臏進陣之後，有人來打陣救應，你把此符化了，把旛一展，不問仙凡人等，俱各魂散魄飛，跌在塵埃。你使法力，率領北營人馬，追殺臨淄的兵將，不可有誤。」朱道人接了符旛去了。

老道將黃、秦、朱、金四位道人俱備分遣已畢，又取一道靈符，托在手中，口念真言，用火焚化了。只見一隊陰兵，飛沙走石，牛頭馬面，各分左右，陰字旗號高飄，當中顯出一位兇神。身長丈六，面如瓦獸，巨齒獠牙，頭上雙角，腰下左懸弓，右插箭。手舉狼牙棒，十分兇惡。到了台中，躬身施禮：「請問法官，有何使用？」魏天民道：「無事不敢相召尊神，今有誅仙陣東南西北四門上，俱黑犬黑雞黑牛黑馬眾生靈的冤魂，借仗尊神，四門巡察。但是孫臏進陣，率領眾鬼魂把奪，絕其歸路，不許放入別人進陣，違者按天書聽貶。」鬼王答應，領法旨去了。

老道又把日精月華兩旗，放將下來，仗劍作法。日精旗上寫著「金烏滅影。」月華旗上寫著「玉兔藏形。」將一個盒兒，裝上十八粒金沙，那一石八斗黃沙，分在十八處，預備應用。就把七星皂旗搖動三次，剎時之間，誅仙陣內陰風慘慘怨氣騰騰，日月無光，天地昏暗。老道復下台來，挽發頂冠，出離陣門，進金頂大帳，參見始皇，預備天明時，要與那孫臏會面打陣，且按下不表。

且說孫臏在營中打坐，運動元神，坐至三更時，忽然心血來潮，六神無主，坐不安寧，肉如拗搭，發似人揪，耳中聽有人叫喊之聲。連忙掐一指一算，早知原故。長歎一聲：「我的難星到了。」開言便問：「那個門徒在此設班伺候？」蒯文通答道：「姪兒在此。」孫臏道：「我的姪兒，可跟我來。」文通道：「師叔半夜三更，那裡行走？」孫臏道：「跟我帳外走走。」言罷下了青紗帳。文通跟隨步出帳外，孫臏仰首觀看，只嚇得魂飛千里。醒定移步，低頭歎道：「我的災難到了，天數難逃，命該如此。」文通驚異道：「師叔觀天，為俺大驚小怪？」孫臏道：「你有所不知，你看看我的本命星往那裡去了。」蒯文通聞言，仰首細觀，只見滿天星斗，炳耀乾坤，為何師叔的本命星卻沒有了？孫臏道：「我的本命星，被人家攝去了。」文通道：「師叔的本命星，誰敢拘攝。」孫臏道：「你竟有所不知，天機妙術，災臨頭矣。今因黃叔陽戰敗，請了萬花山的魏天民，擺下一座誅仙陣。雖則妖道狠毒，也是我的大難到了。他用拘魂法，我的本命星辰被他叫去了。只在六日之內，我命就不保了。這是我修煉一場，毫無結果。爭名奪利，有何益處。若是明日大命難保，縱然名列仙班，也是枉然。」文通道：「既是他會擺下陣來，我們也有本事破他的陣勢，他亦不能害我，師叔何用如此張皇。」孫臏冷笑道：「這誅仙陣，比不得別樣陣勢。去也是死，不去也是死。我算將起來，到是去打陣才是。這六日裡，還有一分解救。我今有一道東帖，交付與你，我進陣三日之後，才可開看，照東帖行事，這裡軍營之事，都是你掌管，千萬不可發兵遣將進陣。謹記吾言，一切至囑。」囑罷，復身進帳，取出一道東帖，付與蒯文通，矮子拜受已畢，天色大明。孫臏升帳坐下，發放軍情。